



# 能不爱江南

立苍苔冷，分明是西厢行径。老天呀，早早成就少年秦晋，少年秦晋！”一出《琴挑》就在“不知后事如何”的悬念中结束了。可是两颗真挚的心，却分明让观众真切地预感到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的美好结局。

这是一出情感悠扬，意境优雅的“爱情戏”，文雅清新的唱词，悠扬舒缓的仙曲，无不细腻地表达了两位年轻人浓浓的却未曾言明的爱意。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，也没有花哨的身段动作，有的只是清雅淡定的举手投足，却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昆曲“流丽清远”的高雅意境，堪称“功深熔炼”、“细腻稳贴”。

几经周折，多次试探，最终，互明心迹后的潘必正与陈妙常这对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，日日如胶似漆，足不出户，神不守舍。这一切引起了观主——潘必正姑母的怀疑，为了避免风言风语“败坏山门”，她当机立断，逼侄儿赴临安应考，行前更不允许潘必正与陈姑道别，还亲自送侄儿上船。无奈的潘必正束手无策，只得含泪离开。

但妙常是勇敢的，她绝不希望眼前的幸福被人打破，于是也顾不得什么清规戒律，更不怕观主责骂，毅然下山，独自来到江边，雇船前去追赶潘郎……“奴好似江上芙蓉泣露开，只落得冷凄凄漂泊轻盈态！”小船装载着一颗急切的心在浩渺长江的风浪中穿行，转瞬间便望见了前方的小舟。此时陈姑也不

怕风急浪高，不顾一切地纵身一跃，跳到潘郎船上，而既惊又喜的潘必正不禁忘情地紧紧抱住了她。四目相对，满腔离愁，两人拥抱痛哭起来。一望秋江，那离别辛酸之泪更是潸然而下，片刻欢聚，霎时即要分别，而此一别前途未卜，不知相见何期，怎不令人伤痛欲绝？难怪这眼中泪如同心上血一样，肆意地流着，让人愁得都减了玉肌瘦损香腮：“秋江一望泪潸潸，怕向那孤篷看也。这别离中生一种苦难言，恨拆散在霎时间。都只为心儿里，眼儿边，血儿流，把你的香肌减也。恨煞那野水平川，生隔断银河水，断送我春老啼鹃！”

回忆总是甜蜜的，尽管两人即将分别，多日来的甜蜜生活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忘怀的：“想着你初相见，心甜意甜；想着你乍别时，山前水前；我怎敢转眼负盟言，我怎敢忘却些儿灯边枕边。只愁你形单影单，又愁你衾寒枕寒。哭得我哽咽喉干，一似西风泣断猿！”临别之际，这对爱人还是只想着对方……既喜重见，又悲别离，那一片野水平川，本是江南一带最常见的景致，此时此刻，却正是断送归程的去处。妙常只恐潘郎一去不返，空负盟言，而潘必正则拜告天地，矢志不渝，决不变心。于是，妙常取下头上的一支玉簪赠予必正，彼此坚信“两意坚，月正圆”。在“暮雨朝云两下单”的不尽留恋悲情气氛中，两人执手相看泪眼，无语凝噎，洒泪而别……一江秋水，无限惆怅。

正是有了秋江一别，潘必正与陈妙常二人的感情才变得更为真诚坚定，也更彰显出个性解放的精神。《玉簪记》被誉为“十大古典喜剧”之一，也是一曲年轻爱人冲破世俗樊篱，打破封建枷锁，走向幸福与团圆的赞歌，无论是昆曲的优雅婉转，还是川剧的热烈火爆，乃至越剧别具一格的生活化表演……《玉簪记》以其曲折精彩的爱情故事，喜剧团圆的戏剧结构，使得这一发生在南京的南宋爱情故事，通过多种戏曲艺术形式传唱至今。

秋江，程多多绘。



秋江一望泪潸潸，怕向那孤篷看也。这别离中生一种苦难言，恨拆散在霎时间。都只为心儿里，眼儿边，血儿流，把你的香肌减也。恨煞那野水平川，生隔断银河水。断送我春老啼鹃。曹玉琴书

## 南安：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

眼前是多么美好的一刻晴春光景：莺声燕语轻啾，把南安太守杜宝的千金小姐杜丽娘从娇梦中唤醒。满目尽是明媚的大好春光，即使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，却也分明真真切切地呼吸到了春天的气息。

“梦回莺啭，乱煞年光遍，人立小庭深院。”寥寥数语，“娇姿弱质，百态横生”，真将因春天的到来而心波荡漾的少女情态刻画得生动妥帖，精细入微。说也可怜，身为太守之女的杜丽娘，长到二八佳龄，却连自己家中的后花园是怎么模样都依